四庫全書

史部

#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 郊廟

宋仁宗皇祐二年宋祁上奏曰臣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

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東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以胉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囷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卞年長世不聞洪業太宗皇帝敢受具璽席運逴下武龔天之討厎平太原由是

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
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
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
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旻謨法虞巡祕牒岱宗
育穀萁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
度巳備春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
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
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肅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

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𡨋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令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令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来皇帝親祠伏

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堂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到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

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
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虔巽讓而不專故
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具議狀奏聞
嘉祐元年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文耀勾為五帝之名
始下太常去之其祀儀皇帝服衮冕祀黑帝則服裘被
衮配位登歌作承安之樂餘並如祈穀禮立春祀青帝
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
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祀

黄帝以黄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以帝少
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黒帝以帝髙
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
四年平章事富弼乞親行祫饗大禮奏曰臣謹按天
地宗廟社稷皆為大祀自古天子親祠之其間尊與親
兼之者惟廟焉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凟每三歳天子
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
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會今年

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饗於太廟禮曰三年一祫祫為大祭所以合羣廟之主于祖宗而祭之自来亦祇遣近臣攝行今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將来聖駕有事于太廟庶乎國家事天事親之道兩得其宜所有降赦推恩並用南郊故事

同判太常寺吕公著議四后廟饗奏曰臣聞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茍非正嫡雖以子貴立廟即無配祔之禮案周大司樂之職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姜嫄

也姜嫄即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旣無所配故特立廟而
祭謂之閟宮晉簡文宣太后旣不配食亦築宮於外唐
開元四年以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廟遂爲失禮之首先
朝自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累有臣寮請行升祔之禮
先皇敬重禮典皆不允從別廟薦享凡十有七年其後
宰臣等不深詳典據繼上封奏請從升祔中旨勉俞
至明道中議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廟饗有司參酌
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及禘祫並就

本廟及特撰樂章以崇世享是為奉慈廟載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祔于真宗廟室臣等今參議若以懿德皇后祔于后廟元德章獻章懿三后祔於奉慈廟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四時薦新朔望上食一同太廟庶合典禮

七年公著論三聖並侑奏曰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

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
而下功德顯者自可崇廟祏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
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
瀆至唐垂拱中始以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
遂罷同配之禮伏見皇祐五年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
侑後次却依舊禮布告中外未幾復有每遇南郊三聖
並侑之詔雖出孝思頗違經禮臣等謂自今宜以太祖
定配為得禮之正

嘉祐四年劉敞與胡宿同上奏曰臣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后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號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固不敢正其稱況敢正其儀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令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為薨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

百姓亦嘗以服母之義為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必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旣復

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茍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乎臣謂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凖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后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為允

敞宿又奏曰臣近上言郭后追祔非禮之正乞更詳議今月七日學士院以張洞奏狀示臣準中書批狀令兩制同議臣以所據與洞不合更不連署然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人君廢斥妃后者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

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引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者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后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后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

范曄所謂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者以為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故臣以謂非臣子之

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竊耻
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誹謗
營為非禮也不勝區區
宿又上奏曰臣竊以國家秉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
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依典
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秋不雨綿歴三時聖心焦勞
臣下隕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
恤祀虔共郊廟宜蒙福應乃遘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

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
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
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
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
三帝同配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
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
辯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
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

禮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
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陛下至孝烝
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
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令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
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
年八月二十四日令後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
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
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陛下奬育之恩沒有餘責

劉歆與孫抃胡宿上奏曰臣等謹案春秋傳曰大祫者何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此皆更聖祖神宗盡心極慮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宋家宗廟之禮參用歷代因時施宜不專取于周唐何以言之如太宗真宗二帝並配三后孝章嘗母儀天下而享於別宮淑德以元妃正嫡亦享於別宮原其憲章沿革之始似出聖意

自有所在若規以一家之學則紛然皆亂於上矣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為常若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享則尊得以伸然則且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乎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合食也今陛下昉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此禮之煩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創禮革典為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創之革之陛下承之

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愚以謂如其故便敞又上奏曰臣近與孫抃胡宿等議后廟四主皆升合食宜依舊制不可輕改其說猶未詳盡不敢不陳臣伏以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最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凡議此禮皆引為證其文曰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

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聖祖神宗好禮稽古洞洞屬屬於宗廟之祭至重至慎知必不苟於追孝之禮也太祖臨御天下孝惠后主雖在别廟至禘祫之日已自合食於太廟而祔祖姑之下矣祥符五年因禮官之奏又加考據酌中著為常典事更先帝皎若日月令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聖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

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且四后陛下之妣也如孝惠在開寶之世尚合食於祖姑之次今陛下親享反不得望清廟之室於人情安乎昔貢禹議罷園廟羣臣和之者非一聽其言殆以謂雖周公復生不可得變元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無及矣方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亦非一聽其言殆以謂雖孔子復作不可得奪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亦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

舉措不當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當所留聖思也西漢

哀敝之悔可以為戒且三代異物沿革異宜固未嘗相

同今欲捨本朝而慕前代變先帝而述後儒隔絶祖妣

排斥先后輕動宗廟之體易遷神靈之叙臣不知此中

何禮也唯陛下裁慎

知太常寺張洞等議四后廟饗奏曰臣等伏見國家

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

禘祫祀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

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
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于祖姑之下
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
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
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
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
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
仁宗親詣太廟行祫饗禮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

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饗之盛宜如舊便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

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懐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别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于帝别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聨席而坐别廟之后位乃相絶四也章憲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

八年修爲參知政事又上奏曰臣近準敕差祭神州地
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寳通禮當先
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
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
却先引行事官於壇卯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
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
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王五
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宫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

仲秋祀九宮貴神秋季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祀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賛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

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

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儀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月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壽星觀御容狀曰臣等前者伏

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内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便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奸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

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有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典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宫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

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豈于昵
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自来止因知章妄希恩
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
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来已修屋宇固足
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待
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
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奸狀明正其罪
仁宗時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言曰臣等竊以宗廟之

尊太祖者所以叙親明統褒顯功德也叙親明統則必正其本褒顯功徳則不可私其人此聖人以義斷恩立禮而為之極也由禰已上皆祖也皆則孰主而尊之曰始封曰受命曰有功非是三者雖屬之尊且親不得當也是天下之公法也子不敢豐於其父臣不敢厚於其君故尊太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為配主於祫享則位東向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毁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

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諸儒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即唐顔真卿韓愈欲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别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虚位以待自魏晉已下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最尊之祖者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毁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别廟而祭者雖為變禮未可遽行於今其間惟虚東

向之位於禮似近何也在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葬且不敢厚其父況敢以天下之公法易其祖之位乎周禮黨正飲酒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三命不齒且人臣尊父族尚不敢與之齒況在天子乎乃欲以追崇必毀之主加於萬世不祧之祖乎臣等再詳三者之論考於聖人之禮俱未合也直以最尊之主居東向之位是欲求禮之情虛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是欲守禮之文者也然而禮之情難見情一失則禮從而喪

矣禮之文易守文在而聖人之意或可存也夫惟達禮之情文者然後能作此魏晉宋齊隋唐之君及我藝祖祖宗所以謙讓而不敢決也臣等以謂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

維又論温成皇后不當立廟疏曰臣聞忠臣不為畎畝之遠而輟其圖報之心聖主不以芻蕘之賤而易其納善之慮故下靡不盡之情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以討論載籍參議典禮為職竊不自薄有愛君之言

惟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國家為温成皇后立廟備三
獻官設五時之祭金石牢具一倅宗廟臣上求禮經下
尋本朝故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誰為陛下為此謀者
臣聞孝惠皇后太祖皇帝之正配也其沒也即陵構殿
歲時所祀不過常饌而已其後方得列於皇后別廟元
德皇后真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羣臣
請升祔相繼先帝慎重其事不敢即從至於十年而
後許之今陛下一旦奉嬪御之主廟而樂之與祖宗等稽

於先王之禮則不合求之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士無所誦說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非太祖真宗慎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凡所興造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稀闊盛事靡不畢講今又將以孟冬吉時親祼宗廟修大祫之禮蓋祫者序昭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罷黜不端昭示大順以成祀典之美而陛下以奉祖宗者已之臣妾亦得享之非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發德音詔有司使議温成皇后

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宫專奉
祖宗之意使聖朝典制幽昧復光宗廟神靈驩欣顧享
此盛德之舉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昔漢文帝幸上
林袁盎引却愼夫人之坐以明妾主之義前史書之爛
然不忘令崇建廟祏甚於上林之坐僭擬祖宗非特妾
主之别陛下聖德過於漢文毋使愚臣不得申袁盎之
志

貼黄陛下若以温成皇后久在左右不忘軫悼則歳

時遣宮監内侍厚加祭奠亦足致其恩意何必僭用禮典取譏後代此於温成皇后非有所益而於聖德為損不細自陛下即位以來動循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陛下特奮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全盛德之美臣父子受國厚恩實欲以此少申補報幸不以臣位下而棄其言也

英宗即位初以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

考議孫抃等欲如之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盧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昭穆親盡即毁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數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園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

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是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咎之

治平元年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等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

也又若止於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

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誠不為少所不敢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删詩存周人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三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

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典禮博考公論敢以前定議為便

知制誥錢公輔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

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
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
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
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
嚴父其義一也下至于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
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
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
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

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敝乎後人願陛下深

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知諫院司馬光論明堂配侑䟽曰臣等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也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上聖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

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佑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按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

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
祀書於春秋況繼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
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
配五帝於明堂爲便

光又乞改郊禮劄子曰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
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他禮者
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
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尚

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裼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衆

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決意早行之

知太常禮院李育上奏曰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閒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别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鷸羽蜂胎非法服所用琥珀靈犀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内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璪象天

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頗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羮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異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右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餘豈足為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倣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真宗封太山禮官請服衮

冕帝曰前王服黼衮尚質也今則無黼衮而有衮冕可從舊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盖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推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案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位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竊

謂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願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衮冕之服及韠綬佩舄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典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生無忌等采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衮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為節亦未聞有餘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古之大

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有司言參酌通禮衣服今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則以白玉珠為旒貫之以五綵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為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纁裳十

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為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為一行重以為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綠紩辟䌌紘爲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瓈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韈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為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從之

育又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四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

祀圜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咸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横於下進退取舍感迫如是豈明有

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舉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述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乞罷郊宮無益工作奏曰臣竊以

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罄明察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子之德也天神之祐答以靈既享是精誠而已陛下纂紹之初方修大禮自詔下中外災祥屢至霖雨之後積陰不解繼之以雪民之困窮飢凍迫切咨怨之聲喧于衢路且人心悅則天意順令民憂結不解和氣從何而生乎殆陛下奉天之意有所未至佐佑之臣或慢其事未盡虔恭之誠爾況冬至俯邇乘輿臨幸之處經雨摧壞未修者尚多期限既促督役愈急在有司不得

不然也豈唯冒寒工作減裂枉費物料罷癃之卒不僅仆則自經而死可勝其數傷和氣之尤甚臣以為陛下一意崇祀經歷之處雖有頹垣壞居何害於行禮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如臨祭之處土木興作丹雘雕飾青城浮華之設工作無益者權令停罷少寛人力以塞怨望至若災沴之際禱祈之事固亦有之惟當遣輔臣詣宫觀齋潔求晴然人臣未足以動天釋老何德以庇民所切者陛下之誠宣布於外聊以慰都人之望此二事

唯聖慈留念早降指揮祀事更在虔修以召和氣臣不勝惓惓之至

治平中西京會聖宮將剏仁宗神御殿馬默上言曰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垂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祭以太宗専配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

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天地大祭有七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臣等謹議

珪等又奏准詔下兩制定議仁宗祔廟當以何人配享

臣等伏以仁宗享國長久勵精致治以知人之明得馭
臣之體是以豪英材傑樂為之用外宣威靈内經廟略
臣主感會馴致太平輔相則有故尚書左僕射贈尚書
令謚文正王曽忠允清亮履德經哲致位上宰燮和大
政乾興之初輔翊兩宮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謂以道
事君無媿前哲故太尉贈尚書令謚文靖呂夷簡聰明
亮達規模宏遠服在大僚歷登三事左右皇極勤勞王
家二十餘年厥功茂焉將帥則有故彰武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侍中謚武穆曹瑋敦詩閱禮秉義經武參謀帷幄折衝萬里鎮綏方面隱如長城加以恂恂循道有古名將之風焉皆有功迹見稱於世伏請並配饗臣等謹議

珪又言准中書批送下太常禮院狀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同者自慶歷至嘉祐凡八祠皆援太常新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樂備而不作伏

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
神祇非以適一已之私也在禮固不可闕謹案開元中
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寛自以情立議廟尊忌
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寛
議為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樂明矣臣愚以
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
如寛之議所兾略輕存重不失其稱又五方及感生帝
皆大祠其從祀牲用羊一豕一蜡祭正位從祀一百九

十有三牲用羊二豕二釋奠雖曰中祠至聖文宣王配位從祀九十有三昭烈武成王配位從祀七十有五牲用羊一豕一封割殆不徧足臣謂宜度大祠中祠從祀之位其以差加之又立夏祀赤帝竊見祝版御所自署其恭且嚴如是諸祠而太府寺所供香殊為尠不稱崇祀之意本院據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然而禮令即無忌日饗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縣而不樂

裴寛建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時雖從寛議亦無典據臣等按禮家之說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通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来格故祭

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每遇薦饗作樂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禘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不可為如此則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廣孝思之至祀

五方感生帝襍百神釋奠文宣武成從祀者衆其用牲

既少俎實幾不能充今宜加五感生帝羊二豕二百神

羊五豕五文宣武成羊三豕三中祠小祠太府寺所供

香大祠宜視中祠之半中祠宜視小祠之半諸大祠降

御封香並請如祀昊天上帝之禮臣某等議社稷國之

所尊其祠日若與别廟諸后忌同請不去樂餘並如禮

官所議臣某等謹議

英宗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

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
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
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
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
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給事中王疇以謂珪等議
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
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
以符大易配考之説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

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道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嚚嚚異之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壽聖節上壽不用樂狀曰臣伏聞將來壽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太常禮院議稱用樂無妨伏縁祀天致齋行自

古昔誕辰上壽起於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為重昨来郊祀小次黄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虚次徹褥以示至恭臣民懽然歌頌聖德若今来致齋之内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来上壽以致齋之内權不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克己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知諫院傅堯俞乞減節南郊費用疏曰臣伏見郊祀日迫而大雨為災壞儀仗法物及衢道垣屋極多恐百司

供億不易辦集然陛下始見上帝大禮或不可中止即乞百事一從減節旣以省國費愛人力又可以致恐懼修省之誠昔真廟咸平五年當天下完富之日尚以郊祀費重減應奉雜物十萬六千計況今災沴如此者乎夫器用陶匏掃地而祭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達誠而已今彌文萬變皆無益於事以典禮裁之可省者非一惟陛下留意早賜施行

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

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唯當據經已與范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於仁宗皇帝雖非真廟命以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謚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於毀其廟瘞其主如此豈唯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

毀泉臺猶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嫄閟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祫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於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

神宗即位初英宗當祔廟司馬光上議祧遷狀曰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

祔廟之時已曽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末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

夾室臣既承詔旨命得與議不得不盡所見以對伏乞
朝廷更賜詳擇
御史知雜事劉述乞罷英廟神御殿奏曰臣聞治天下
者禮義而已耳禮義之於人猶繩墨之於曲直鹽梅之
於和羹適於正與和而已舍正與和君子弗由也先王
之道能垂法於後世而治天下不及於亂者其禮義行
於其間乎禮義之大原莫先乎宗廟宗廟之制自天子
至於士皆有隆殺之辨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此萬世不

易之道而唐虞三代之所隆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易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說者曰王道可觀莫盛於宗廟其可觀者廟貌云乎哉以其尊祖奉親之道備於此則人將觀而化之矣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是皆不貴乎廟貌之隆而在乎恭莊清潔之至也故春秋書丹武宮丹楹刻桷之類孔子惡其僭奢瀆亂之甚非所以交神明也柰何兩漢而下事不師古孝惠惑叔孫通之言而

遂立原廟宣帝之廟各於郡國陵旁立之是時天下之廟合一百七十餘所迨及東漢則每帝即位而各立一廟繇漢而下何其臆說之紛紛而制度之不一也原其所以亂禮之由盖叔孫通率一時之意以售其諂遂置孝惠於有過之地而通亦不免為萬世之罪人噫宗廟之設將以致孝思而風天下今乃以不經之制紊亂先王之禮義以瀆祖宗之神靈襲而行之何求思之甚邪今國家有天下百餘年太平之日可謂久矣歷代沿

襲之弊固宜革矣宗廟之祭固當求合於堯舜三代之禮然其間尚有因循未革之弊而使尊祖奉親之義未盡合於古者臣伏見祖宗以來宗廟之外皆別立神御殿於國中又於陵旁置會聖宮稽諸堯舜三代之禮則無聞焉迹其所起蓋由當時佞諛之臣及宦官女子之輩援漢唐侈謬之說贊成其事耳今國家崇奉宗廟非不嚴而四時之薦享非不備又何必區區徇漢之遺敝務竭府庫有限之財以成不經之事乎以至窮奢極侈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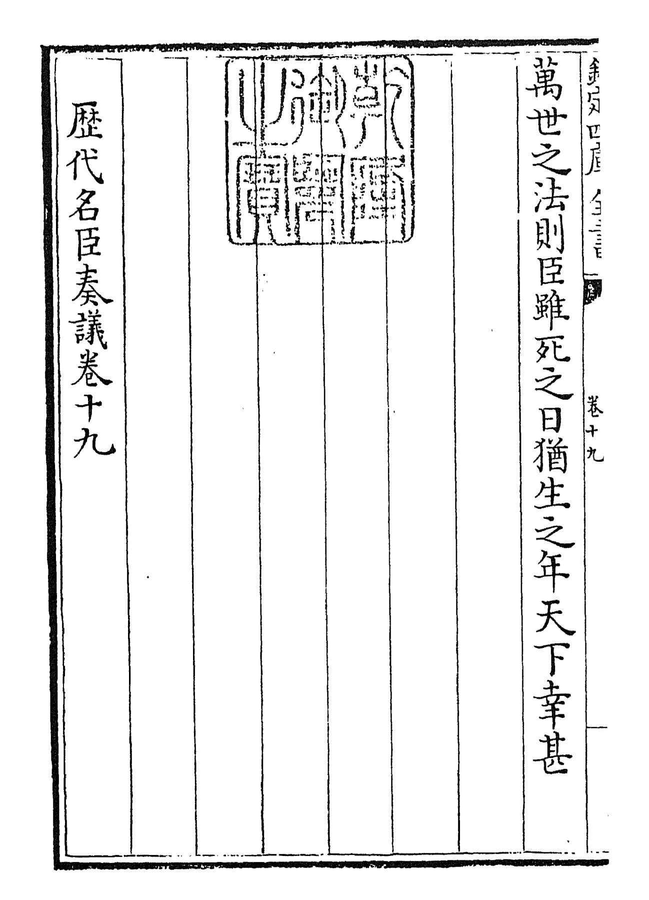
以金璧類如浮屠氏之所居歲時車駕朝謁用僧道威儀教坊鼓吹雜陳於其間朝廷之意盖欲罄尊奉之禮而極追慕之心然而觀其所以奉先追遠之道有戾於古適足以瀆慢祖宗之神靈紊亂先王之禮法何所益哉漢儒嘗奏罷郡國廟引清廟之詩言交神明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遊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以為清淨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恭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可謂確論矣祥符初國家夷夏謐寧公私贍給

可謂全盛矣不能於此時講求闕典追復堯舜三代之盛以遺子孫萬世之謀而乃右尚釋老營造宫觀窮天下之力而不能厭其夸大之心曾未三二十年化為煨燼而僅有存者天意之所儆戒顧弗明著耶盖當時姦邪得君忠䫉結舌遂致人主有此過舉之事耳可不惜哉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齊侯曰何以知之曰夫釐王變文王之制而作煩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皆是古今已事之驗也

嘉祐癸卯仁廟棄天下今茲不幸先皇厭世喪禮山陵之費爲不少矣雖陛下哀閔元元率遵遺制而務從儉約然五年之間兩經大禍國帑匱乏民力凋困祖宗以來未有甚於今日也臣今竊慮朝廷將循祖宗故事復立先皇神御之殿此議一舉費以億計今天下財賦耗削公私疲病加以水旱蟲蝗之災仍歲不絶兩河流民相屬於道朝廷尚患無粟以振恤之不過賣祠部牒誘民鬻爵以賙之耳戎狄倔彊邊不弛備盜賊嘯聚所在

為患萬一饑饉之災綿地數千里不識將何以濟之乎言之可為寒心鄉者仁廟一殿之費無慮八十萬緡今若為之當不減是奈何違聖王之禮循不經之説以瀆先帝之神靈以竭縣官之財用乎有難臣者謂祖宗以來皆有此制而於先皇獨不然為人子為人臣者忍遽廢之乎此前所謂佞諛之臣宦官女子輩之所見耳盍以先聖王之道天下至公之議為陛下開陳之臣竊覩陛下天姿英睿懋昭大德始議修奉厚陵則面戒執政

以奉承先志節省浮費天下必不以我為不孝大哉
聖人之孝德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
能以大孝之心欽若先帝之志臣敢不以大忠之言為
陛下開陳之乎孟子謂景公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不識忌諱
不敢為陛下建此謀非陛下聖德天縱超邁今古不能
行此事欲乞以臣此狀下兩制臺諫禮官同共詳定如
有可采伏乞斷自聖心以復堯舜三代之典以為子孫





萬世之法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九